

年

◎姜宝凤

春节临近,尽管城里的年味愈来愈淡,人们对过年的意识渐次减少,但一进入腊月,由疏渐密的鞭炮声在大街小巷间响起时,思绪不由得将我又拉回到二十多年前。

小时候,家住农村。一进腊月,日子便在我们小孩子们快乐的童谣中热闹了起来:“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记得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父母、母亲一起忙年,虽然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但我对年的记忆是温馨的,因为过年赶年集、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吃糖果、给长辈磕头、出门走亲戚、收压岁钱,这一个一个故事承载着我童年数不尽的欢乐,浓缩着一串串美好的回忆,至今想来,依然温暖如昨,荡漾心头。

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父亲是教师,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所以街坊邻居纷纷来请父亲写春联,于是在我家那不甚宽敞的屋子里这个时候就摆满了红纸和墨汁。父亲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了一番,一副春联很快就完成了,晾干片刻后交给对方,引得人家啧啧称赞,连连感谢。当然,多数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还会客气的送来一两把大葱、韭菜或是鸡蛋等作为酬劳,父亲总是推让不过,撵到门口时人家早已笑捧春联而去。

母亲是个手巧的人,窗上贴的窗花、供奉用的枣饽饽都是她亲手做的。除此之外,母亲还会裁剪衣裳。那时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所以过年时家人添置新衣裳母亲首先想到的是给爷爷奶奶。她一般瞒着爷爷奶奶从年集上扯回几尺布料,展开铺于炕上用画粉划好线裁剪后,便专心埋头在缝纫机上,脚下有节奏的踩着踏板。有一年为赶制新衣裳,母亲通宵达旦,至今想来我仍能听到母亲在缝纫机前做针线活的吱吱声,仿佛是一首欢快的音乐在脑海里流淌。年三十,母亲把亲手制作的新衣裳捧给爷爷奶奶时,两位老人早已泪花盈眶。由于家人多,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和父亲曾未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裳,而我们兄弟三人的衣裳,也是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完了母亲再缝缝补补给我接着穿。那些年,我们上学的书包也都是母亲用布头布尾做成的,那五颜六色的图案,引得身边同学们好不羡慕。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煮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随着年的到来,忙碌的父亲和母亲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年三十中午,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到坟上拜祭,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预约”一样,意思就是过年了,请老祖宗们回家。上完年坟后,鞭炮声此起彼伏地笼罩了整个村庄,将年的高潮一下子拉开了。母亲历来十分重视年夜饭,因为全家老老少少一年到头的奔劳好不容易团圆在了一起,平常再不舍得吃不舍得喝,过年了也要奢侈一回把年夜饭做得很丰盛。而我最关心的是,年夜饭吃饺子时能否吃出“硬币”来。在我们家乡,过年包饺子还有把硬币包进去的习俗,谁先吃着了,预示着来年交好运。所以包饺子之前,母亲都会洗几枚硬币,包在饺子馅里,当热气腾腾的饺子一端上来,我和两个哥哥便争先恐后的吃起来,谁先吃到硬币就会得意的放在自己眼前的桌面上,让长辈们一阵阵夸奖。那时候,由于电视信号不好,家里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画面断断续续,时好时坏,因此除夕夜为了不扫我们的兴,每年春节前父亲都会事先到音像店买几盒评书或是相声的磁带,当电视不能看时,便会放磁带的磁带。每年买磁带时,父亲都要买一盒空磁带,把我们兄弟三人在吃年夜饭时所说的新年学习愿望记录下来。如今,每次看到父亲给我们精心保存下来标注着年份的一盒盒录音磁带时,无不感念父亲激励我们学习的良苦用心。

如今生活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现在人们普遍对过年已经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期盼与渴望,但每到年关时我总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当年与父亲、母亲过年时的情景。特别是爷爷、奶奶、父亲去世后,这种对年的回忆,总是深刻得不能忘怀,清晰得如在眼底,仿佛楔子一般嵌入我生命的骨髓。因为年不仅仅是亲情的团聚,更似是一串珠子中间的连缀点,它系着过去和未来,铭刻着岁月的眷恋与喟叹。

说不尽的年味儿

◎高中梅

春节渐近,年味儿渐渐浓。说起年味,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年味是年货的喜庆味儿,是鞭炮的硝烟味儿,是北风传递的饺子味儿,是走亲访友的高兴味儿,是舍饭弄孙的趣味儿,是收发红包的噱头味儿。每个人的年味儿虽不尽相同,但都流淌在所有人的心头。

年味是美食的味道。年味是餐桌上数不尽的美食,口袋里装不下的糖果、花生,大人脸上表露不尽的喜悦。家家户户煎炒烹炸,弄得满街香气扑鼻,尤其是炖排骨、肘子、带鱼、牛肉、猪蹄的味道。但这肯定不是年味的根本,因为做这些好吃的,是在过年之前;吃那些好吃的,是在过年之后。过年的中心是大年夜,而在我的故乡,大年夜的吃食却极为单调:饺子,而且是素馅的,寓意肃肃静静,平平安安。

年味是喜庆的味道。过年

的乐趣之一是放鞭炮,每人不停地进出小店,买各种鞭炮和烟花,不停地在各家门前翻找能放的鞭炮。即使是小鞭炮,未响的也要一个个捡起来,掰开,物尽其用,刺成花放。院里院外噼里啪啦,响声震天动地。记忆中的年味就是空气中淡淡的炮竹烟味,门头大红灯笼新对联洋洋的喜悦,厨房里一年一次重重的香味,小孩脸上穿新衣换新鞋的满满的幸福味……放鞭炮也选择时辰,过个年,吃了上是重点,大年初一也不落空。

年味是回家的味道。年味是火车上方便面的味道,代表着要回家过年了。年味是农村炕席被火炕烘热散发的味道,在外面混得再好,也不如在家呆一天舒服和放松。年味是拴在鼻尖上的一根红线,你在这头,父母在这头。虽然远隔千里之外,可是一碗用青花瓷盘盛着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就能把这根红线拉得越来越近,足以让倦鸟腾起回家的翅。

年味是忙碌的味道。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家里卫生,生把大火,然后和浆糊贴对联。吃完早饭开始在厨房里面,噼里啪啦个没完没了,看谁家年夜饭快,谁家鞭炮声响起就意味着开饭啦。各种串门各种唠嗑各种牌局都开始支起来,玩着喝着等着联欢晚会。正月初一揣着鼓鼓的腰包,开始走亲串友礼尚往来。过个年,吃了一肚子的油水,喝了一肚子的酒,花光了鼓鼓的钱包,上班后再啃大饼,但也乐此不疲。

年味是团圆的味道。年味是全家团圆时的欢乐氛围,坐在桌前敬长辈一杯酒,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说过年好。其实过年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亲朋聚会,免不了交流一番,畅谈一番:过去的一年,事业是否

有新的长进,生活是否有新的改善,父母的身体是否康健,孩子的学习是否满意;新的一年,有哪些新的目标,有哪些新的规划……对父母尽孝、对儿女尽责、对工作尽职,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平添了几分沉甸甸的责任。

此时,过年是一种庄重的仪式,是一个属于家的节日。在家里,有血脉的传承,有亲情的汇聚。一句话,回家才叫过年。每到年底,多少父母都翘首以盼远游的孩子回家。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大红的色彩照满厅堂,幸福的滋味盈满酒杯,老人们会从心底里涌出无比的欣慰,无比的满足。和和美,真好!

而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过去代表年味的某些形式,或许将离我们远去,但只要心在一起,就能找到新的年味,而不会留下情感或文化的空缺。

雪地抒情

◎蒋波

童年的雪花

一朵雪花,不轻不重
刚好可以承载儿时的回忆

那个时代,
没有卡通,没有动漫
一朵雪花,
就是童年的全部

如果风,能够
让时光插上梦想的翅膀
那么,
一朵雪花落下的地方
就是梦起的地方

童年,我们每天都在
数天上的星星
也在数飘落的雪花

雪满山河

一些白,由天而降
一点一点地降落
最初,三五成群
到最后,就大兵压境

风吹木窗,雪满山河
那些陈年往事,
犹如满山的白骨
一夜之间,连根拔起

我用一双巨大的脚掌
深一脚,浅一脚
踩痛岁月的心思——
引来一阵阵风的呐喊

一场雪

一场雪,就是一场战争
先是单兵作战,再到分队突击
最后,才是大兵压境

一场雪,
能解放一个黑暗的世界
一场雪,
也能毁掉一个春暖花开的人间

我时常在一场雪中与自己较量
往往都是头破血流之后
无功而返

雪花

以轻反对轻,以白反对白
两片雪花连在一起,就组成一个
雪的世界

时光一再向生命退守
雪的语言,
占据了情感广阔的空间
犹如大浪淘沙,一浪高过一浪

月光呈现生活的多余部分
我站在冰魂雪魄之中
将岁月的真相,一一揭开

种雪

采摘一片月光与鹅毛飞舞
将南山的星火种在故乡的松树下
时光与流水构成一道雪质的命题

我手握童年的飞雪
站在村头的榕树下,却始终
找不回父亲弯曲的背影

后山的草木,一再重复前生
一阵鸟鸣掉入冬天预设的陷阱
母亲的白发,也闪烁着星光



探春。苗青 摄

舌尖上的年俗

◎杨丽丽

农村过年,除了扫尘,祭灶,贴春联,穿新衣等风俗,还有一些风俗是与吃食有关的,比如“蒸供儿”,比如“炸面食”……

“蒸供儿”是我们老家的年俗,有些地方叫做“蒸馒头”,“蒸年馍”,其实就是蒸一些馒头、包子、花卷做为年三十的贡品以及招待拜年的客人。早些年,平日里吃不上白面馒头,只有到了年根底下才能把积攒下来的白面蒸成馒头做贡品,因此年底蒸供儿也成了老家过年最神圣和最让人期盼的事情。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蒸供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家家户户都提前一天发好四五盆白面来蒸供儿,一家的主妇连上婆婆、媳妇儿齐上阵都忙不过来,大多时候是邻里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帮忙的。

小时候最喜欢看母亲她们蒸供儿,四五十个人,穿着漂亮的花棉袄,扎着各色围裙,像美丽的花蝴蝶,在灶房穿梭,和面,揪剂子,揉馒头,上屉,烧火,开锅,点红……每个人都驾轻就熟,分工明确。还有手巧的婶婶会为我们小孩子捏几个动物样子的花馍。

小孩子最喜欢热闹,都赶着上前帮忙,只是自己啥也不会,闹哄哄的反而添乱,母亲就一人给块糖果打发我们出去玩。有时候人手不够,我就会安排给蒸好的馒头点红点,其他小朋友就会羡慕不已。而自己也像打了胜仗的将军,挺胸昂头,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地给馒头点红,就怕一不小心点歪了,下次母亲就不会选自己干活了。刚蒸好的馒头,白白胖胖,一排一排的,冒着热气散发着天然的麦香,引得人直流口水,我小心翼翼地用筷子蘸着红颜料“检阅”着这些士兵,“检阅”完的馒头就有人端到外面冻上,而躲在院子里的小馋猫就会趁机把一块馒头塞嘴里尝鲜,母亲发现了也不会生气,还会把一个馒头掰几块分给小馋猫们解馋。在“蒸供儿”那几天里,家家户户都是炊烟袅袅,笑声阵阵,还有好热闹的孩童东家走西家串的看着谁的馒头花,谁家的馒头白,谁家的馒头花样多,整个村庄都是一派喜气洋洋,和睦睦的景象。

炸面食也是我们老家的年俗,它包含炸果子,炸馓子,炸丸子,炸藕盒。即使平常的日子多么拮据,年底下一定是支油锅炸面食的。而每家会根据自己情况炸不同的面食,有炸果子,炸丸子的,也有炸馓子和藕盒的,也有几样面食都炸的。要是哪家支了油锅,那香味飘的满村子都能闻到,就有嘴馋的孩童跑回家催促大人抓紧炸面食。

家里炸面食,我们小孩子总会赖在厨房里,赶也不走,拿糖块哄着也不走,就为了等着那平时吃不着的炸面食出锅,也为了闻那香死人的油香味。开始炸面食了,先炸果子,一个个巴掌大小的面胚子,下到油锅里,呼的一下就膨胀起来,慢慢的由白变黄,由生变熟,等在旁边的弟弟妹妹就把吧嗒着口水直勾勾的望着,等母亲把炸好的果子捡进盆子里,我们几个就迫不及待的抓起来往嘴里塞,一个个都被烫的眼泪直流,稀里哗啦的,但是还是停不下来。刚出锅的果子,酥香可口,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一锅下了三四十个丸子,母亲就会停下来,用漏勺捡出一个黄橙橙的丸子,让我尝一尝熟了没有,弟弟妹妹就会着急的询问“熟了没?”“好不好吃?”等炸好的丸子出了锅,那香味飘的满村子都能闻到,就有嘴馋的孩童跑回家催促大人抓紧炸面食。

还有人家会炸馓子,面粉加上鸡蛋白糖和好了,擀成手指粗的面条,四五根一组,两头捏死了,中间是松散的,放到油锅里炸到两面金黄,吃到嘴里又脆又甜,是孩子们最爱的炸面食。谁家要是炸了馓子,就会有小孩子顺着味道找上门,那人家也不会生气,更不会往外赶,都是拿出炸好的馓子分给孩子们。以图过年有一个丁兴旺,阖家欢乐的氛围。

在农村过年,过的就是传统,过的就是热闹的氛围,过的就是那些在记忆深处抹不去的味道。那时的农村虽然没有灯火璀璨,虽然没有美酒佳肴,却有着最简单纯粹的快乐,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和睦,和那些简单的美食在舌尖上驻留的滋味。